

我是许凉凉

／李维菁 著



人近中年  
胸中的少女始终不肯走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

# 我是许凉凉

/ 李维菁  
著

你一再跌倒  
少女不肯让你变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我是许凉凉/李维菁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086-2864-6

I. 我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12604号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本著作物经外图(厦门)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, 由李维菁授权, 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## 我是许凉凉 WO SHI XULIANGLIANG

---

著 者: 李维菁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-10层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开 本: 640mm×900mm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1-3436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864-6/I.232

定 价: 28.00元

序

少女革命与鬼故事

杨泽

**A**

法国人罗兰·巴特说过这样妙语：“上帝存不存在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上帝本来就不应该，同时发明爱情与死亡……

**B**

延伸巴特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：“上帝存不存在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上帝本来就不应该，同时发明爱情与城市……

**C**

《圣经》说，爱比死更坚强。

的确，如果没有死的有限性，人何以证明爱的无限性？

没有瞬间与永恒的辩证，人又如何证成爱情“瞬间永恒”的真理？

日本漫画《美少女战士》中的女主角水冰月，武器、配备虽然十分阳春，但她单靠纯爱的力量却能一再击退邪恶势力。倒过来，倘若没有邪恶势力的威胁，水冰月又何以成其纯爱、真爱的象征？

#### D

也许有人会质疑，爱情到底是一种发现，还是一种发明？

我们是不是应该，反过来这样说：就像人类先发现爱情，才发现死亡；人类先发明了城市，然后才发明了爱情。

的确，爱与死已变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道方程式，而城市正是这道方程式，得以展开历史辩证的伟大舞台。

#### E

延伸巴特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：“上帝存不存在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爱情存不存在……

#### F

二十年前，因缘际会，有这么一座我们身居其中的城市，开始与资本主义大谈恋爱，因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消费时代。

在这个城市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风潮或革命，譬如，宠物革命、宅男革命、少女革命，也因此促成了各式各样，宠物学、宅男学、少女学的论述的诞生。

谈到女人从家庭出走，在城市获得解放，这早已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女性历史的主流。进入城市前，女人原来处于权力关系的边缘，只因为资本主义——城市文明的初恋情人——导致城市兴起，

带动了消费革命，女人遂得以在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中，找到新的自我。

## G

回头看去，二十年前的少女革命其实与消费革命密不可分。

跨国百货公司纷纷崛起，身体的商品化、时尚化愈发受到强调，加上女性主义论述的成功发酵——“姐妹向前走”，少女不单成为新的消费主体，也是新的文化英雄。一时之间，如果套用晚明理学的说法，“满街都是圣人”——在我们当年的消费城市帝国里，也似乎，满街都是美少女战士，

## H

回头看去，城市少女当年所经历的，不只是向外走，也是向内走的一段过程。

向外走也正是一种向内走。向外，头角峥嵘的城市少女经历了与世界的摩擦和碰撞，在校园与职场、家庭与百货公司之间，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拉扯关系；向内，从集体过渡到个体，既纯真又世故的城市少女反复推敲思考，暗自演绎出一个又一个既浮华又升华、既保守又爆破的角色造型。

形形色色的城市少女，不管是打扮休闲随性，举止落落大方，抑或是穿着整齐套装，仪态有所矜持，三三两两，她们在街道和巷弄之间出没徘徊，行走且窥视着这座城市。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她们自成一个族群，却从来也不愿意，轻易

地在城市中认出彼此。

## I

二十年后，当读者看到李维菁一系列标榜为少女学的短篇故事，不禁会兴起沧海桑田、往事并不如烟的似曾相识之感。

就如咖啡馆、小酒馆、pub当年还是新生事物，如今，连便利商店都卖起咖啡和红酒，看在五年级、六年级的眼里，别有一种况味。pub里仍然是酒促美眉与塔罗牌，揉揉眼睛，却是景物依旧、人事全非。当年闹得轰烈的小少女、革命少女们，如今都已成了拒绝老去的老少女，美其名曰熟女与轻熟女。

借故事人物之口，李维菁说：人近中年，胸中的少女始终不肯走。

可她并不准备回头是岸。

## J

李维菁写城市的pub，写其中的男欢女爱；她写阴性的细节：唇蜜、彩色指甲、离子烫、单眼皮及双眼皮；李维菁也写不伦，姐弟恋、老少配；她写感情的出轨，不太直接写第三者，虽然在她的世界里，第三者似乎无所不在。

李维菁和她的故事人物，骆以军说“她的许凉凉们”，都是城市游魂。李维菁说：她知道自己是鬼，别人却不知道，她恍惚地在人世中漫游，无恃无靠，但是也无所渴求，留在这里就是只剩一双贪婪的眼睛爱恋世上花花绿绿，五光十色。

李维菁自言，有双天生沧桑的冷眼，敏于观察世上的众生相。如果你以为，她就是长期以来，文化理论千呼万唤、万众期待的“女漫游者”（flâneuse），那你就错了。

## K

对照上一代女作家的冷眼，她笔下的人物往往表现出悲苦凄凉，却又言语尖俏的特质，李维菁和她的“许凉凉们”（李维菁的命名不无反讽之意），“内心”拥有另一种热情的鬼火。

李维菁的人物总与世界隔着一层薄膜，谈到新一代城市少女，不管是老少女还是小少女，她们的扮演都是个颇复杂的题目，无法以几句话说明白。如果一定要说，“甜”是个关键词，“可爱”或“装可爱”是另一个。

“甜”是那种，在服饰之上之下、自然流露出的很特别的“自爱”。这份“自爱”，我在别的地方说过，既是高度自恋、“自闭”的，却又极其渴望被他人凝视。说穿了，美丽的衣服、身上的配件配备，不只是孔雀开屏般的、都市文明的“奇观”（spectacle），更是一层量身打造、薄薄的玻璃罩。只是在这些城市少女身上，这层拥有童话色彩的玻璃罩，似乎变成了某种入口即化的糖衣。

李维菁的人物打扮拥有更多细节的趣味性，她们灵活地活在这个消费城市中，不至于像契诃夫式的“套中人”那般僵硬。但这



些城市少女的“可爱”并不单纯，与其说“可爱”，不如说“装可爱”。所谓“可爱力量大”：可爱之所以力量大，其实就在于它不是可爱，而是装可爱，因而有一种隐藏的攻击性，比上一代的“锦衣华服，严阵以待”，更具攻守自如的灵活性。

这些美少女战士们也许不再活在父权的阴影下，却因为渴望爱情，永远活在她们的对象物与欲望物，她们的爱人的凝视与回望之中。

## L

不像过去的三毛，李本人并不是那种离开熟悉环境，四处漂泊的吉卜赛人。

借故事人物之口，她告诉我们：她每天在固定时间起床，走固定巷弄，搭固定捷运路线去工作，到固定的咖啡厅，坐固定角落，点固定的餐。

但如果你以为，她是那种以拥有“自己的房间”为满足，或者那种点一杯咖啡，坐在咖啡馆写作一整天的上一代女作家，你就错了。

李维菁跨界，但你也可以说，她不跨界（她的不跨界就是跨界）。她是那种。把城市当作天涯海角来流浪，在少女江湖打滚了很久，熟悉各种密码、律法与游戏规则的新人类。她长期在职场工作，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费市场或人肉市场，一点也不陌生。在这点上，就像在爱情上一样，她是个老江湖。

## M

李维菁并不特立独行，她从来不是那种，在群体中大放异彩、能够马上带走你目光的城市少女。反过来，她似乎是那种怪怪的、坐在边上看着众人的女孩。她也渴望被注视，或者说，她在内心是偷偷地、强烈地渴望着的。当你注意到她时，你会被她的气质和她看人、看世界的独特态度所吸引。直到你回过神来，你才恍然，她早已朝你的方向，从容地眨了好几眼。

西方谚语有云：好女孩上天堂，坏女孩走四方。那么怪女孩呢？她们会有她们的心思、她们的鬼计，只是，她们把那些心思、鬼计全部用在她们的爱情，她们的男人身上了。

在《单眼皮》这类短篇中，李维菁公布了她的性别策略，可算是城市少女学的一个高明套招。叙述者将世界上的男人轻易分成单眼皮和双眼皮两种，前者重义，后者情深。她说“单眼皮的眼睛有神、有力，冷静之下有种抑制的热情”，而双眼皮“情感泛滥太过闪烁”。谁会喜欢一个双眼皮比自己更深的男人呢？何况，电视命理节目也都说，双眼皮男多情，单眼皮好，冷静理智。叙述者的对应策略因此是：单眼皮做好情人，双眼皮做好兄弟。

故事虽然几经转折，但叙述者最后发现，双眼皮固然情深，单眼皮固然义重，却都不是为了她。结局虽带有黑色喜剧的幽默与苦涩，至少对我这个读者而言，却另有一番启示。城市少女深谙情爱的法则，知道爱情的脆弱与短暂，因此往往设下好几道防线。第一

道防线，可以是死党、哥儿们，可以是妹妹或美眉，万万就不能是情人。

这样的性别策略还有其他的好处，它让李维菁在情与理之间多了偌大的回旋空间。也让她有了与男性读者作者，平起平坐，甚至一决雌雄的机会。

## N

李维菁其实不可能满足于少女学的。时间的流逝，身旁充满拒绝离开的幽灵或回忆，压迫她一定要去问那些终极的大问题，譬如：爱情到底存不存在？爱是否比死更坚强？

我们不知道，什么时候李维菁，迫于时间的压力，开始坐下来写出她的第一篇故事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从一开始，她就以过来人或“女鬼”的姿态出现。她的第一道防线早已溃堤，第二道、第三道也都守不住，她却未轻言放弃，但，写作绝不是她的最后防线，因为我们看见，她在作品中死去活来，从人变鬼、从鬼变人，随时准备作反扑。

在这点上，李维菁便不单是个老江湖了，我们甚至在她身上嗅到了，那么一点女浮士德的气味。像浮士德一样，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她死了。的确，有好几次，她爱得要死要活，她彻底垮了下来。但，野草烧不尽，只要一点休息生养，只要春风一点撩拨，她马上又变得，像浮士德般，情不自禁、身不由己了起来。死了还要爱，还要爱得益发凶猛，益发情深义重。

**O**

就像漫画中的美少女战士，李维菁既是不死的少女的精灵，也是不死的爱的精灵。

专属于少女的那份“自爱”，那种自我的戏剧化，在她两部分量较重的小中篇中，被推到了顶。我说的是《我是许凉凉》及《普通的生活》，二者都是写老少配，前者女大男十二岁，后者男大女二十岁。

老实说，这些并不是什么独特的城市传奇，但众人往往以八卦的心态看待它，其实却又视若无睹。李维菁以第一人称观点，用无比严肃的姿态去处理，这种日本人称为“纯爱”的不伦恋，更重要的，去面对内心，那个始终不肯走的少女，那一点始终在城市荒原中明灭闪烁的鬼火。

**P**

而这也是李维菁与过去、与世界的对决。上一代女作家以写作为职业，常摆出类女巫的姿态，透过标榜文字的炼金术或某种超越性，追求自我救赎。李维菁却化身故事中人，说出这样的话：我常常觉得我无知，无知到无法沧桑……我如此孱弱又这样带种。

她又倾向于揭开爱情的梦幻性，两部小中篇皆见有关阶级的大量讨论。譬如，底下这样一段自白：“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阶级的律法了，但我当时以为爱情是可以打破这牢固阶层使之崩溃决堤的唯一可能。但，其实什么都是早被阶级化规定好的。这

世界，早就规定好了，哪些人会被爱，而哪些人不会被爱。”

这些有关情欲律法与世界律法的讨论，似乎构成了某种阶级跨界。李维菁却诚实地告诉我们，这是因为：在现实情欲世界的律法中，我如今也成为卑贱弱势者，一个中年、平胸、不美丽、不有钱、没有事业地位的人，一无所有的女人。

## Q

既痴且颓，李维菁和她的叙述者分身，在《普通的生活》的结尾，勇敢地打开了爱的黑盒子。

这次，她没看见自己或爱情的倒影，没看见小爱，她看见了别的东西。她说：“上帝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好。打从出生的那一刻，我便命定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，终其一生虚度流年，投注对虚妄的执著，人世一切的进程我全不自觉地擦身而过终至于流失，孑然一身让记忆缠绕。”她又说：“我也必须对你坦承，多数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你的存在，怀疑痛苦的时候我却又质疑诅咒你……”

在长达数千言的喃喃独白里，她展现果敢的知性与感性，探讨宇宙万物。及人世的现实存在与循环。她与上帝平起平坐，变得雄辩滔滔，而上帝哑口无言，似乎只是另一个不负责任的老男人。她宣称，她已破解上帝的密码或造假，而她的老男人J并不知道：

J、我，还有那成千上万的你与我，都是宇宙星砂尘埃碎片。然而尽管这些灰烬在碰撞之际，也曾经分享过那样相同的

虚妄与迷离，相同的感受，灵犀撞击发生闪电一般的震撼与火光，那样哀愁壮丽。执著成那样浓烈的，已经不能说是曾经了。

那不可能是回忆。

那不可能是他方，那是此时此刻。

J以为在他方的，其实是此时此刻。

李维菁早已不复是她自称的“女鬼”，那个盘踞在她胸中、赶也赶不走的少女，已经让她把自己提升到“幽冥界女王”的层次。祝福李维菁，以及所有同她一起走过，那个少女革命时代的城市少女们。

## 目 录

---

序 少女革命与鬼故事 杨 泽……………1

我是许凉凉……………1

普通的生活……………77

少女学

T. H……………153

少女创伤症候群……………162

手指……………176

永远的少女……………189

皮肤……………196

男朋友的妹妹……………208

## 目 录

---

流浪·····220

秋子·····229

唇蜜·····234

单眼皮·····240

预感·····247

弹钢琴的少女·····253

离子烫·····259

跋 城市少女学 骆以军·····265



我是许凉凉